



賴古堂文選卷之七



周在梁園客

豫儼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贈韓侯擢官兵部序 婁 堅

蓋聞君子之取人也。唯其果有異於庸眾而不求備乎。才。其人之受知者。亦不以一時之知為榮。而常以中之無媿為樂。是故可以相信而不疑也。淄川韓侯為邑凡六年。而擢為兵部郎於其行也。咸侈為文辭。

以贈之。大要頌其守官勤民。六年如一日。能後四境
之內。室廬櫛比。向之漏卮。比爲膏腴。若侯之賢。固非
一邑之所得私也。其於諸生中。受知最深。自以樸慤
小林。無足比數。而侯常歎之。旣枯。庶幾使有聞焉。
將所以取之。不在乎其才歟。抑以爲士苟有以自信。
其幸而遭時。或可終不負歟。則其也。願有陳於前。其
果以是而取焉否也。其閒居讀書。好觀古人之奇節
偉行。而尤注意於經世拯時之略。嘗以謂豪傑之士。
雖目不知書。而能坐策成敗。無一爽。然則苟才矣。雖

不學可焉。若其泥古而不知適時。一旦爲事任所屬。
幾何而不憤哉。昔者孟荀二子。同時號爲大儒。而一
則追論唐虞三代。一則曰法後王。二子者。豈誠有異
耶。夫古今勢殊。譬猶江河之不可挽而西也。然而古
人之所以待其身。與推而用之。當世者。其意終不可
失也。是猶水之坊也。以舊坊爲無用。而壞之者。必有
水患。士之銳於集事。而不能深惟其後者。豈不自負
以爲一世之才。儻哉。彼其中之所守。與學道之君子。
異矣。唐之季世。非李文饒不能輔成會昌之台。今觀

其才。殆過於裴晉公。而勳名終有媿焉。亦其意之不
廣也。其也。顧其驚鈍。不敢希望於古之才儔。以為得
賢者而從其後。量力而處之。或可以少有補於時。不
幸。不為時用。則直已守道。求以不媿於心。庶幾不為
賢人君子之所棄。如是而已矣。今韓侯不以其衰廢
無用。而常思振其不逮。將所以取之者。或在是乎。不
然。侯之聰明絕異。宜不可一世。豈必其之潦倒而後
為無當哉。侯行矣。將佐尚書。為國家籌制。馭四方之
策。夫兵事常允。機權其倏忽。變幻如雷霆風雨之驟。

至尤不可以蹈常襲故為也。吾固知侯之處此不難
矣。昔人之言曰。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故天下安
之。噫。嘻。非其之好古。而不適時。孰肯為斯言。非侯之
虛懷樂善。素有意乎其人。亦何從而發其狂言哉。其
也。年加衰。道不益修。自今以往。雖其姓名。亦不願人
之知之。獨於侯數年之知中。不能無媿。而尤欲贊其
所守。以自樂於田野之間也。於是乎言。

送長樂諭劉漢中教授廣信序 曾異撰

吳航介在海濱，離絃誦相聞，然其地瘠貧而士朴，諸長吏廣文，凡為賄與贊來者，類非其所好。而漢中夫子顧欣然樂之，蓋雖彈丸僻處，嘗為晦庵先生聚徒講學之地，宜為有道者所樂居也。今先生移絳信州，信州當吳楚閩越交會，為文人墨士之都居，而其溪山之勝，自葛洪鬼谷許遜陸羽張道陵諸福地洞天在焉，斯固不得志而拙於宦者所樂隱於是。然而先生非其人也，先生以高賢躋公車，優游臯比於魯衛。

間一行作申。遽謝病去。迨今自吾地歷信州。青氈舊
物。世稍有知公者。不宜輾轉至是。顧首藉啜水。四易
地而其之。然公一為楚宰。三代閭庖。所至有清幹子
惠之聲。竹馬迎來。畏壘送往。時抱膝一氈。與諸門士
抵掌當世。慷慨而歌梁父。卓然有斯世斯民之志。而
所司者作人之事。又身履大儒倡學之鄉。信州。鵲湖。
古。朱。陸。辨。論。同。異。處。也。自孔子之世。教學著明。而及
門。不免有本末之訟。是以或支或簡。雖大儒亦互諍
其所是。朱陸固訟於道中。所謂不失和氣而相爭如

虎者。其於聖門。則亦師商之互為齟齬。而游與夏之
相商也。其角立起於門士。篤信其師。說深溝高壘。而
不肯相下。而流至於尋聲之徒。目不辨朱陸何人。關
然而佐鬪。而腐儒里師。徇傳註而反之者。執而問之。
亦不知作何語。無自衛之力。而適足以招侮。蓋自弘
正以前。則朱勝隆。萬以後。則陸勝嘉隆之間。朱陸爭
而勝負半然。其下流莫甚於萬曆之季。至於今日之
後。生小子。發蒙於傳註。齋之糧而倒戈。實則非有所
深。然於陸筭。未能有所疑於朱者也。第以爲世既群

然而排朱氏。吾亦從衆而擠之。擊之。不如是。則無以
悅衆從俗焉耳。蓋昔之爭者。起於過信其師。學而今
之附和而詬先儒者。求一能疑之士。且不可得。所爲
愈爭而愈下者也。今先生敷教於古。獻訟學之鄉。其
人士沐浴於大儒之膏澤。所謂食耳吠聲者。萬萬無
之。諸二家子弟。得無篤信之士。深溝高壘。如昔日之
建鼓而爭者乎。先生則何以平其訟也。吾鄉有蔡介
夫氏者。昔嘗典學江右。王子伯安者。公之鄉先正。亦
嘗建節秉鉞。倡道學於章貢之間者也。介夫執經引

繩爲朱。墨守伯安。跌宕意似左。祖象山。二公以倡學
相後先。言人人殊。然而宸濠之變。介夫拂衣於前。伯
安戡定於後。斯二君子者。一則幾先立節。一則談笑
建功。蓋先正之談道倡學者。不務爲口舌之爭。卓然
皆有以經世而砥俗如此。而朱陸二公。荆閩江右之
政。巨儒治蹟。去今數百年所。磊磊與道脉並行。今先
生雖不樹道學之幟。然自實菴公三世言易。居恒與
弟子言。循循依于孝悌。無頃刻忘其家學。而又有清
惠之政於閩楚。今又同鐸於閩南。江右之交。其游宦

所至。錯趾四先生間。而行能近之。所需者。晦翁經筵。文莊成均之召。與文成公新建事業耳。天子方勵精思治。幸學臨雍。載色載笑。儒臣更直入侍。講誦無曠日。坐而論道。前席以湏。而頃自疆場弗靖。憫然拊髀。夢思不次。而推轂壯猷。當吾世則必有建文成之業。桓桓為天子使者。是在漢中先生。夫先生固非拙於宦。而陸沉吏隱者也。

贈方元亮序

陳弘緒

方元亮。新安俠士也。而隱於琴。於琴曲中尤好。漢宮秋。每對客撫絃。輒以此曲自娛。往歲過豫章。值海內昇平。豫章諸王子侯。暨賢士大夫。多於論文。佐賦之餘。六博蹋鞠。吹笙弄笛。挾元亮茗椀酒尊之間。聽其搏拊悠揚。人人為之酣適起舞。當是時。元亮日鼓漢宮秋。數過。殊不覺其悽惋。己己春。元亮別吾豫章他往。足跡不入灌城者七載矣。丙子。自建武來。予視其意。况蕭瑟。不異往時。問其涉歷之處。則繇汝潁。浮江

漢。達。於。淮。山。皆。寇。盜。蹂。躪。劍。槊。磨。擊。之。鄉。問。其。從。游。
 則。自。滌。張。諸。君。而。外。寥寥。無。賞。音。者。而。元。亮。向。予。遍。
 訪。舊。識。則。向。所。最。暱。如。劉。士。雲。者。墓。木。亦。已。拱。矣。相。
 對。唏。噓。茲。不。必。拂。軫。動。操。而。已。悽。惋。欲。絕。居。然。漢。宮。
 秋。之。洋溢。於。吾。耳。也。夫。音。生。於。情。情。深。而。音。益。至。使。
 元。亮。而。鼓。此。曲。於。今。日。也。其。感。人。神。魂。當。有。迥。異。於。
 曩。日。而。予。則。固。已。不。願。聞。於。座。上。元。亮。亦。不。願。一。彈。
 再。彈。以。甚。其。悲。愁。也。行。矣。元。亮。此。去。過。郊。原。黯。淡。隴。
 水。潺。湲。鬼。嘯。猩。啼。猿。吟。恐。泣。試。取。漢。宮。秋。舊。譜。寫。其。
 聲。於。旅。館。郵。次。較。昭。陽。秋。月。桐。雨。之。怨。孰。至。孰。不。至。
 必。有。能。辨。之。者。予。恨。不。得。操。綠。綺。以。從。可。奈。何。

送米吉士序

宋徵輿

前朝崇禎時，士多好文者，其始以經生業自見，已誦習稍廣，相與軼而治古文辭及詩賦，其高材生時出其技，以求聲聞，蓋不可謂無名之心焉。起自江南，大河以北，亦有應之者，予燕得最著者二人，其一為今侍讀學士敬哉王先生，其一則今冀州廣文米吉士也。予年十七八，以孤獨子，學為詩文，幸當于本郡諸君子，遂出而徧見所謂江南諸高材生，無勿習者，羈於博士弟子，不得交河北之士，心竊恨之。今

朝

廷開國之次年，予即公車至燕，馳謁兩君子，兩君子習知予，為置酒高會，相見懽甚。然予旋得假歸，留燕僅百日，至戊子而就官刑曹郎，則在燕滿一歲矣。以同年生胥庭君，故於王先生益習，然亦勿敢朝夕侍，惟吉土之居，與予邸舍相去不數武，得日見焉。吉土故名卿子，負雋才，所業所得過於其聞，即之溫然，又顯學道者，予以是嚴重而樂親之。未幾，以諸生祭酒，選為冀州訓導，遂將別予去。予既艱于交吉土，而復易于別吉土，其將行也有慨焉。出斗酒以酌之，酒酣，

執其手而問之，曰：「我與若所知者，今且有幾？吉土屈指久之，愴然而言曰：「某也貴貴而廢，某也不終，某也不知所在，其殘于兵，沉于淵，陷于仇，怨寇盜者，往往有之。若今之仕而貴處而壽者，蓋十不得二三。予曰：「是諸人者，皆昔之怙其雋才，以求聲于人間者也。如子所云云，是諸人亦何罪之有意，灾之者其名耶？夫名人者，抑物以自張，反幽以蹈光，是以人衆背之，陰陽食之，鬼物議之。其間之得老壽無恙者，倖耳。惟予與子不幸而有是心，予未克就也，子幾就之，就之，

東古堂文選 卷之七
危事也。莊氏不云乎。既彫既琢。復歸于樸。今吾子其思歸樸也乎。子已之師古而是者。去之于人之慕義而馳者。避之求仁于心。使自得之。庶得其所。謂樸者。乎。士惟其道。勿惟其遇。而易著吉凶。殆有去取矣。使晉子而登三公。列九鼎。率是道也。庶可以免吉土瞿。然曰。回路之贈。若猶有焉。我與若其交。戒之。爰次其言。以為序。

送蕭贇九北歸序

蘇 桓

蕭贇九家北平。敦誼好學。蓋燕之賢者。其家南中。凡六載。朋游遍天下。獨與吳郡顧與治。桐山方爾止。為友。既予從新建來。數遇贇九。與論當世事甚合。而予又素善顧方二君。于是四人者。日以古道相勗。毅然立于頽俗之間。為今年春。流賊從中州來。突驚陵寢。上痛心疾首。以不德詔天下。公卿大臣。皆上章待罪。而漕渠之新鑿者。猝無水可舟。泗河又湮廢不治。諸省直漕艘不得進。已聞曹濮間有不逞之徒。思乘間

蠢動有司。以爲憂而不能治。賡九闕此。慨然過子。曰。聲、輦下士也。以求友而南。今時事若此。萬一變出。意外。漕運不給。則京師孤危。勢甚殆矣。予家祖宗墳墓皆在北。予不可復留于南。遂以四月二十有六日。具舟而行。與治爾止。各爲詩以送之。予獨拜手告賡。九曰。子歸。慎毋逸。天下有大政二。一曰。民命。一曰。士氣。今田野之下。民困徵輸。已復困于貪吏猾胥。而秦豫楚蜀江黃淮鳳。則又困于流賊。楚劫殺戮。連亘五六千里。加之水旱蝗鼠。咸傷禾稼。穡事已廢。培尅尤

甚。孟子曰。得乎丘民爲天子。則今用二用三之勢。其理亂所係。蓋不敢不慎擇焉。士負才者。每究心古今成敗。及國家典制。與凡天文地利兵法之屬。其爲文章一遵古學。而識高氣沉。不苟流俗。使其備官朝廷。決大策。定大衆。則能屹然不動。勘禍定變。如先朝于忠肅王文成韓襄毅李襄敏諸公。張武布德。尊崇朝廷。雖其才固非且暮所當。今或擯落草莽。而不得試矣。此正如蘇文忠公所云。不知其能。稿項黃馘。以老予。抑隱忍而待時也。况天下驚恐之民。皆已樂爲盜。

賊。復使豪杰之士。困抑無聊。輟耕息。則海內安危。未可知也。凡此二者。蓋今天下至危之勢。而民不堪命。則尤甚。今賡九歸輦下。當主上下詔罪己之日。意者獨軀奮志。一陳當世之弊歟。將自待者厚。益老其才。以觀世歟。是或非予所知。然予欲賡九馳馬邊陲。臨方內戰鬪之地。考其彘險。察其利病。又退而讀書。務以古人之事。設身區畫。使智足以御變。力足以持危。學足以達權。乃徐從進士為天子臣。則賡九今日之行。予自宜以天下重規之抑。是固予志也。迺今病

矣。向之精力。日耗于文章。而不遇猶是。亦將稿頌黃。馘老子草野之下矣。倘賡九不棄予言。則予雖困處山谷。與登進者無異。賡九其勗哉。天下實多才。即同志之中。如與治爾止。一以德行著鄉里。一以詩文名當世。而賡九又嘗與予言。其鄉史憲之兄弟。有經濟之畧。則斯言也。凡為賡九友者。聞之。皆不可忽與。

贈季弟序

僕方域

吾家世戎籍。祖父顧以文學致通顯。未有習武事者。
 有之自季弟始。方叔父司成公以詞臣傾動天下。天
 下萃萃材賢之士。胥出其門。是其詩書之澤。將十世
 未艾也。季弟胡為乎以武名耶。嗟乎。士不因時通變。
 守一卷之書。終其身。伊唔呻吟。以為不失祖父之舊。
 亦何其固而不知所擇也。天下承平尚文。開創尚武。
 往吾祖父遭往代盛時。二百年之間。放牛翹馬。天下
 習之。士非登甲科不貴。其以韜鈴起家者。雖佩虎符。

開鎮千里。見公卿皆屏伏惕息。不敢仰首視吾祖之少也。孤魯王伯父嘗進而命之曰。吾戍籍也。爾不力於學。將爲伍卒矣。吾祖用是自奮與伯祖同致身列。卿其後。吾祖又進吾父若叔而命之曰。爾勿以我爲貴。吾戍籍也。爾不力於學。將爲伍卒矣。吾父若叔之克奉吾祖之教也。亦然。季弟嘗從父兄之後。聞之矣。今天下疆土甫定。國家且歌大風。思猛士。季弟能用其材武。將來禦武干城。未可量也。歐陽永叔之送田秀才也。謂秀才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貢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各遭其勢。而然也。季弟顧乃脫儒冠。負弩稱干。馳騁熊羆之隊。而爭其上。駟豈非亦遭其勢。而然耶。往吾父司徒公佐司馬力能去其戍籍。而不肯曰。留以警吾子孫也。然則世有公卿之後。既不事詩書。又不能事騎射。徒矜高其門第。而不知警者。其有愧於季弟多矣。季弟勉乎哉。

送陳太守序

洪朝選

均之為人。或內地之人。則便佞柔給。飾詐作非。至於
 智巧機械。雜然而並出。或中州數千里外之人。則鈍
 訥。惛。福。多質。少文。至於忠信誠樸。渾然而未泯。若此
 者。非內地之人。不如中州數千里外之人。而中州數
 千里之外之人。能賢於內地之人也。其故內地之人
 生而且長於富饒繁輳之區。五方之人。又從而牙錯
 繡居於其間。耳目之所漸染。心志之所蠱惑。皆足以
 移其中而變其舊。其至而為之長吏者。又皆有過人

之才、燕人之智、喜名而鬪、巧、鬻、長、而、伐、異、於、是、所、以、
御、其、民、者、不、務、出、於、忠、信、誠、樸、之、道、而、反、以、過、人、之、
才、燕、人、之、智、網、絡、而、繩、繫、之、民、於、是、益、多、其、變、詐、設、
其、機、阱、以、務、出、於、智、術、之、所、不、及、是、故、其、變、日、深、而、
去、古、也、益、遠、中、州、數、千、里、之、外、其、地、僻、遠、其、人、生、於、
山、巔、海、聚、之、間、飢、食、而、寒、衣、早、作、而、食、息、無、五、方、之、
人、以、盡、其、耳、目、而、亂、其、心、志、至、而、爲、長、吏、者、又、皆、淡、
然、無、足、見、喜、於、世、世、方、用、以、爲、弃、謫、踈、外、之、地、故、其、
至、也、亦、多、以、無、事、爲、治、上、下、之、間、漠、然、如、結、繩、垂、衣、

草、食、木、茹、之、世、焉、風、俗、之、隆、所、由、然、也、今、天、下、士、民、
之、彫、巧、變、偽、之、日、滋、可、謂、甚、矣、而、內、地、之、人、之、漸、染、
也、尤、深、毋、亦、生、長、於、繁、富、之、區、蠱、惑、於、五、方、之、民、而、
爲、之、長、吏、者、復、有、以、激、而、使、之、乎、不、然、何、其、變、之、速、
而、入、之、固、也、獨、雲、貴、之、間、號、稱、朴、野、其、地、蓋、在、中、州、
數、千、里、之、外、五、方、之、人、之、所、罕、至、仕、者、之、所、不、欲、往、
而、今、往、爲、郡、守、則、即、中、陳、君、又、吾、所、謂、淡、然、無、足、見、
喜、於、世、者、也、君、質、朴、敦、厚、有、古、人、之、風、兩、爲、縣、令、一、
在、祁、門、一、在、溧、水、皆、富、饒、繁、勝、之、地、其、民、乃、智、巧、機、

械之尤甚者然君一以誠待之居常無事而兩縣亦治夫以內治機詐之民而君治之猶能使之不純變於俗而稍近於古以忠信誠朴之民而君一以古入之心處之其有不純為古者則吾不信也往時見為守令者患不得其良士民而為士民者亦往往患不得良吏今吏之與士民兩相得也其亦可以復古之化矣乎故於君之行也有望焉

贈處士沈元子序

金之俊

明初有豫章鄭士亨者能為文劉誠意與為忘年友有東游集行于世而誠意序之曰近世之為文非達官貴人及善諛不諧于時士亨不能諛又不仕故不能以文示人而自以為賢于博奕書而藏之或獲傳于後世則亦可以懲創感發不為無益而不悖乎古聖賢之意雖不望其必傳而亦未嘗不欲其傳也余讀其言不覺輟卷歎息有是哉士之能為文者不仕又不善諛則諧時之難也然文之能為可傳者又豈

東晉書卷之七
以其不仕不善諛而遂莫之或傳也耶吾友沈元子
骯髒歷落不事家人生產自少喜讀書博學強記凡
經史子集百家之說無不記覽通達而尤喜言史事
每舉一代必能詳其君臣行事得失以雅見當時治
亂興衰之由每指一人必能究論其生平本末如身
接目睹大節瑣行罔有毫髮遺漏所謂終歲讀史不
如一日聞公論者元子有焉至其爲文則能嚮慕史
漢韓歐卓然不詭其爲詩詞儼追作者之林嗚呼元
子抱所學以遍歷具楚越閩燕趙齊魯之墟者三十
餘年故聞見日益廣著作日益進每酒酣慷慨仰天
塵腹恨不爲達官貴人又恨不能善諛逢時而其意
雖不望其所著必傳實未嘗不欲其傳竊與古人同
之也然世之知元子而好其所爲詩文者不獨余一
人則雖欲不傳而不可得已今元子又將自燕南還
因序以送之且勗其自爲可傳者

送廬江令耿君之耀州序

陳弘緒

予自吳興移舒道過廬江入其境野無污萊郊無吠
尾邑無爭訟問之則滇南耿君之治也繫舟女墻傍
舒之傭工數十許伏謁泥塗已又合肥英六光固之
傭工者過焉問之則曰耿公來我一年而僑居二年
而安居三年而居且穰穰以富矣俄而君顧予於舟
予揖之曰異哉君能使肥舒英六光固之民麇至而
聚族於殘燬也請觀君所以備禦狀翌日君肅刺邀
予從女墻東南而登巍樓雄關薄雲摩日羊馬墻幾

與內雉等。甕城壯鑰如杆。皆君之所手闢而躬營者。陳器縱觀之。有地雷。有威遠砲。有班鳩銃。有竹弩。有絃甲。有綿盔。地雷實藥斗許。彷彿諸葛武侯制。威遠砲。採閩鉄之良者。按葉公夢熊舊式煉成。火候工力。殊絕尋常。班鳩銃。末管如嚙密銃。而摧堅及遠倍之。絃甲綿盔竹弩。悉君滇南利器。他又有水發煩滾機。槍火磚。一窩蜂之屬。觀已。懼呼太息而去。抵舒亟告之。安廬道曰。耿令誠文武材。未月餘。忽報君擢守陝之耀州。予又亟告之道曰。耿令安可移。公不觀昔之

殘燬彈丸乎。治父之山。腐軀白骨如麻。黃墩之水流血。漑漑誰其辛苦撫字。而汙萊闢。吠扈恬。諍訟息乎。誰其鼓舞招徠。而肥舒英。六光固。磨至而未已乎。誰其傾橐輟舖。晨之夕之。而有此樓乎。關乎。羊馬墻乎。甕城乎。器乎。城乎。夫耿令安。可移。道以子言上之。協理鄭公。公會疏請增秩以留。主爵者。卒不許。廬之人爭之。不能得。肥舒英。六光固。之人羣爭之。俱不能得。於是陳子酌酒而送之曰。耿君。君竟棄廬江而去矣。內史在焉。羽之勝。過於治。父諸山。漆沮之流。壯於

黃墩諸溪五品州大夫之秩。尊於縣令。君幸毋悒悒自傷。為雖然。予於君乎。而有感。君治績彰著。若是以例。當擢置諫垣。不諫垣。則御史臺。不御史臺。則郎官署。今乃量移一州守。州又遠在萬里。崎嶇秦莽瓦礫間。半戴而後能達。主爵如不知君。則爵蓋之。謂何。主爵而誠知君也。則又汲引遴選之。謂何矣。至協理之請。增秩。誠不得已。而代司銓。為殘燬計也。主爵如能計及之。常無煩於協理之請。如其未能計及之。亦當開協理之請。而遽然憬然。以悟。乃卒不許。而驅之去。此可謂正爵之為。豈獨一廣江令歟。君而已哉。

贈黃見亭遷教秦寧序

王介

古劍州。今延平郡也。其岡巒稜峻。溪壑盤迴。於閩最奇。山川所毓。篤生賢哲。即儒先之理學。無論代而今。有能讀墳典。識奇字。如見亭先生者。亦足以聲稱一世矣。先生為弟子員時。四登省榜。遭擯落。猥以歲薦上京師。分教莆田。莆薦紳稔見亭。結伍從之。諸士觀先生若武庫。自矢戈矛。先生時為之鉅鏃。以正業質者。則復殮之菽粟。被之布帛云。比歲校從容。請品薦先生。題其卷一至十。如成案。其所學如此。齋居一兒。

一僕席冷志温。豁如也。既屏餽。復周貧者。祿士遠謁。頻設祭。聖廟春秋祀。洎兩廡從奠。儀有曠。積爲典。先生牒上。釐正。居嘗衣不勝。言不出。會不嫌事。義勃于色。有綱常節孝聞。則畢力宣昭。重者特褒。其在官。有如此。迺茲遷。泰寧諭行。大夫士嘆曰。即所學。不可王言。帝制乎。不則以升大學。其守官。不可分曹作牧乎。不則以才百里。甚矣超格用人之難也。余以爲丈夫貴行而道。毋貴榮而名。師儒之道。則行矣。朝家聖明文治。煇燁域中。儲相則翰苑。儲才則穎序。上庠附兩

都國學。以近君。下庠隸諸道郡州衛。以近士。而兩都諸道。復有憲臣。奉勅督學。綱紀于其間。則學官也。者匪所。以表裏翰苑。承行督學。以助天子。人文化成之盛者乎。人才之出也。天生之。君舉之。師育之。其義一也。大夫士毋薄學官爲也。論如此。則居其官者。安得以自薄。今夫相君領百官。太宰執爵秩。三載上計吏。明試而顯庸之。其賢者。至有經邦濟世之望。此奚以出哉。大都皆學校。才也。學者出。而仕當部臺省署之。大官榮矣。然所簿書期會。凡所指揮。奔走于政事堂。

之。下。者。伊。何。人。不。過。編。戶。齊。民。而。已。求。一。士。之。至。其。門。不。可。得。也。則。學。官。也。者。又。匪。致。大。官。之。所。不。能。致。之。人。臨。而。子。弟。之。有。教。無。令。不。肅。而。嚴。迫。其。才。成。身。顯。迺。其。功。與。宰。相。冢。宰。之。能。顯。庸。人。無。異。且。先。為。之。興。賢。也。與。哉。黃。先。生。其。母。自。薄。先。生。於。蒲。猶。分。教。而。行。其。所。學。章。章。如。是。以。領。泰。寧。則。全。且。專。矣。全。則。無。偏。專。則。無。格。厥。施。殫。矣。夫。教。日。興。則。譽。日。起。譽。日。起。則。用。日。大。教。而。政。其。在。茲。顧。先。生。即。政。不。心。重。大。夫。士。曰。子。曷。以。知。之。應。之。曰。余。于。今。無。輕。知。無。重。固。所。

負。則。然。哉。劍。之。神。于。天。下。也。匣。則。龍。鳴。朝。則。犀。斷。彼。以。泝。泝。洗。為。匪。大。而。迺。弗。大。其。不。龜。手。者。猶。鉛。刀。而。幸。試。者。也。先。生。然。乎。大。天。士。是。余。言。因。有。請。次。為。贈。序。

送黃若木教諭德化序

蘇桓

自予入白門，見四方之士，其才學可處宰相諫官，文學侍從之臣者，十餘人，皆困抑無聊。莆田黃若木先生，其一也。若木博學強記，端介獨立，絲孝廉，補其鄉之德化教諭，居白門二百餘日，始具舟車，以赴其職。行之日，則惟詩書三十餘篋，凡備官所應有冠帶袍笏，朝祭禮服之屬，皆不具。其友新建蘇桓，顧而嘆曰：傷哉貧也，無以佐君之行。君曰：何嘆哉？吾茹荼三十年，乃舉于鄉。又八年，始得今官。時大家宰麻城李公。

習知予。又予里有鄭公者。會以文選副。即署選事。大
 冢宰清介。然好士。而鄭公則余鄉黨。余雖不交。懽然
 予以文章之事。久攻苦里中。鄭公應知予。使予稍俯
 仰。則或得善地。念如是。而得善地。則何以往師。多士
 哉。蘇子曰。嗟乎。古人之行。吾友也。然今宰相諫官。文
 學侍從之臣。或多恃奧援。君教諭。即有所屬。得善地。
 誼可無愧。顧獨如是。是。是。文。夫。而。能。貧。賤。不。移。者。予。觀
 君博學強記。可備。天子顧問。端介獨立。可任諫
 職。而今乃遠處卑位。則猶諸生之事也。惜哉。桐城方

爾止曰。否。否。士之患在于俗學。今天下文章之道。家
 自為政。而一二有心之士。起而正之。復有亂之者出。
 惟邑有賢師。以勸率其弟子。則反正可幾矣。今若木
 往德化。將獨以五經史漢韓歐之文。周程張朱之理
 學。教誨德化士。以漸被于八閩。徐及天下。此亦士不
 遇于世者之所得而為也。子顧何嘆之深也。然予則
 終念若木之行。惟詩書三十餘篋。而自傷其貧。無以
 佐君。遂次所言以送之。

賀新建卜侯榮擢戶曹序

陳弘緒

毗陵坤儀卜公起家卒未以才望簡授新建令越五載治行卓絕冠海內適輯瑞詣闕應得擢木天梧掖主爵課征輸不及額檄赴舊任督逋又六載乃得登啟事擢佐度支政蓋唐虞考績之法最久者九載黜陟而已未有至十二載如我侯之賢勞獨著者也當公之載至吾邑邑士庶矍然曰公以撫字累故至此於是大者牛車小者負擔襁屬不絕值旱澇頻仍庚癸之呼方急公終不忍因功令病吾民休養生息一

切與爲後期。聞闕弛然安枕而卧。不特撈掠頌繫之
不聞而已。以故遲十二載。而公始得遷秩。且遷秩於
蠲逋之令之後。不然。俟其足額。而後乃膺顯陞。則尤
未卜於何日也。我公愛民之深。如此。嗟乎。世智巧之
令。顛以趨時媚上爲能。漢宣厲精綜覈名實。當神爵
五鳳間。吏治遂相競於刻急。如延年之奏成手中。廣
漢之鉤距。始不具論。黃次公號稱長者。然亦徒屑屑
焉。其所大木可爲棺。其亭猪子可以祭。至烏攫肉道
旁。吏蒙勞苦上之。意想所注。羣天下之吏。固有不戒

而承。不疾而速者。自辛未迄今。茲十二年間。變態抑
可數矣。水旱盜賊之患。不已。勢不得不多。議論多。議
論勢。不得。不有所創。革於是。盜益增。官益甚。法益嚴。
官甚。賦增。而法益嚴。則令益苦。令益苦。則久任之議。
益切。而厭畏脫離之心。益甚。是故有本寬大而矯爲
搏擊。本慈祥而轉爲慘礪者。蓋其時實有以使之。公
獨凝然確然。不少改易其常。俄綸綍屢降。冠蓋芻牛。
甚或廝養卒。持檄而誰何。鈴下公之。撫字如故。俄三
餉並亟。漕輓更催。加以捐助。設處不給。而公之撫字。

如故。俄。醵。級。至。再。至。三。俸。入。或。罰。奪。且。盡。大。吏。譙。讓。於。前。公。之。撫。字。如。故。俯。仰。是。十。二。年。他。州。邑。或。魚。爛。烏。散。或。斬。木。揭。竿。或。叩。關。呼。陛。廼。獨。吾。邑。弛。然。安。枕。而。無。他。也。然。則。次。公。第。一。之。稱。且。不。能。如。公。之。真。純。無。間。矣。况。於。延。年。廣。漢。之。儔。與。公。廉。潔。如。孔。君。魚。而。未。嘗。以。清。貧。誇。詡。執。持。如。董。少。平。而。未。嘗。以。強。項。傲。睨。此。又。次。公。之。所。不。逮。而。其。留。意。於。庠。序。尤。深。士。有。一。得。之。長。者。錄。之。有。一。疵。之。佳。者。口。之。不。置。諸。子。矜。德。公。甚。於。其。行。也。微。子。言。以。爲。別。子。惟。公。大。失。遇。合。

遲。速。亦。自。有。時。次。公。在。潁。川。亦。且。八。年。之。久。不。可。謂。不。偃。蹇。矣。然。未。幾。賜。爵。關。內。侯。甫。數。月。遂。陟。御。史。大。夫。已。竟。代。丙。吉。爲。丞。相。又。何。其。登。庸。若。是。之。速。耶。公。雖。淹。滯。於。吾。邑。一。旦。爲。聖。明。眷。注。拔。之。度。支。安。知。無。一。歲。屢。遷。如。次。公。前。此。之。寵。異。者。矧。天。子。方。布。寬。大。之。政。以。矯。綜。覈。適。又。與。公。之。治。行。相。符。吾。知。其。必。有。合。也。審。矣。

贈陳生序

徐世溥

為文之道。氣欲高。體欲古。節欲整。色欲麗。聲欲和。氣
 卑。則弱。體近。則薄。節煩。則亂。色不鮮。則觀者厭。聲不
 諧。則聽者倦。今子之文。居然似矣。三復未能使人霍
 然。意者有所未備與。夫勇士一呼。百萬披靡。市人聚
 訟。無異叢蠅。孫登一嘯。林壑震動。而吹匏山行。不過
 十步。氣之異也。商壘周鼎。樸茂貞堅。歷代寶之。而姑
 蘇維揚。范銅琢玉。刻鏤盡巧。終無足傳。體之殊也。歌
 者引聲。必按曲度。秦不可飲。吳不可飲。貫珠折木。一

亂其節。則歌寢矣。綺純耀日。觀者如雲。犀縉若茶。三
軍生色。西子不潔。邢婕故衣。苟非其人。則却走矣。故
雅頌缺。則成周無以格神明。簫韶不作。則有虞無儀
鳳。宮商之感。淪浹明幽。詩曰。肅雝和鳴。先祖是聽。言
聲和也。文。紋也。澤而悅。飾而可觀。賁之義也。章。彰也。
表揚宣達。以彰顯之意。闡而義昭。辭舉而事著。故曰
章。五者既具。變化從之。非是五者。不爲章矣。欲氣之
高。莫若酣經。以古其身。絕交游。以傲其性。欲體之古。
莫若沿史。以辨世。博論。以考真。氣體既正。節奏自生。

然後採菁華。于諸子。觀罄控于昔人。緯以端麗之色。
發以銳爭之聲。江庾之妍。可賦也。而不可頌也。班揚
之縵。可銘也。而不可詩也。用力之始。視聽必詳。心思
必苦。擬議既成。不可拘囿。吾嘗愛莊生之論鑿與藎
也。其巧專而外滑消。則始事與。受揖不立。解衣盤礴。
則終事與。張旭之爲書。文與可之爲竹。昌黎誦之。子
瞻志之。彼各以其爲文所會。舉而貌之。故各盡神。雖
使旭與與可自名。亦若是而已矣。故旭之爲書。得梓
慶之道。而與可從事。則解衣盤礴之教也。今子誠能

有度之專而起以宋史之勢。五美未有不具者。若夫變化翕忽。遠近無方。隨機當會。斯乃天之所授。自得于內。不可得而傳也。

李雲將述懷詩引

萬時華

君相有。不。必。然。之。慮。則。天。下。治。民。此。有。不。得。已。之。言。則。天。下。亂。此。將。有。任。天。下。之。責。而。先。天。下。之。憂。用。之。則。治。不。用。之。則。亂。雲。將。先。數。世。為。名。公。卿。受。國。恩。厚。懷。抱。利。器。再。見。于。春。官。時。祖。調。軍。兵。蕭。騷。內。外。屏。居。俯。仰。愜。然。成。詩。詩。之。教。溫。柔。敦。厚。大。小。雅。之。變。悲。傷。愁。怨。讀。者。率。審。其。愛。國。忠。君。之。志。雲。將。自。言。言。者。無。罪。雲。將。之。懷。可。知。也。嗟。乎。世。倚。此。若。長。城。何。令。雲。將。尚。以。言。憂。天。下。然。雲。將。豈。終。以。言。憂。天。下。者。哉。

薇園近集自引

熊文舉

昔賢古文詞皆有為而作。然非遭異常變故則不能
 挺動其志意。魂魄以炳爛於文章。今人讀古人富貴
 官爵文字。平平無奇。至其崎嶇離亂。板蕩死生之際。
 未嘗不歛嗟歆絕。感憤沾襟。而繼之以血也。僕本恨
 人。生平所遇無坦境。即其緯為文字。莫不羽調商聲。
 今已蕩為灰草寒煙。不可尋緝。薇園近集。淪落哀歎。
 更復倍之。傳不傳。未可知。而其使人歛嗟歆絕。感憤
 沾襟。則斷可必也。後之覽者。慎之哉。僕本恨人。則早

自署矣。

詩經偶箋自引

萬時華

余僻陋而無心家世業詩閒居偶有所見隨手識之
義類不能深也踰伏既久忽復成書題之曰偶箋子
夏讀書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子尚以為見其表
未見其裏子曰吾嘗悉心其中前有高岬後有深谷
詩之精微如是失偶于詩亦何有哉然今之君子誦
詩而蔽皆未必以偶失之詩雖埒之五經而旨與他
經異或近之而遠或淺之而深或隱之而顯或笑而
嘆或反而正今之君子知詩為經不知詩之為詩一

蔽也。謝太傅嘗問諸從，毛詩何句最佳。過以楊柳依
依對，公所當乃在訐謨定命，遠猶辰告之語。譚友夏
亦言讀詩不能使國風與雅頌同趣，且覺雅頌更于
國風有味易入，便入終是讀書者之病。今之君子少
此，玄致二蔽也。至于因經有傳而逐傳者，遺經因傳
而生訓詁而襲訓詁者，迷傳塾師講堂轉轉訛謬，夫
古人之唱嘆，浩佚神境，超忽而必欲碍提其字句以
爲綱強疏其支派，以爲斷千年風雅幾爲迂拙腐陋
之書，嗟乎蔽又甚矣。孟子之論說詩，以意逆志，夫千

載之上，千載之下，何從逆之。大都目光所止，古人妙
理相遭，無故之中，作詩者之志，或偶而靈，讀詩者之
意，或偶而動，天下之不可力取而偶或遇之者，惟物
之精微者爲然。若是余雖不能見其裡，豈莊周所謂
旦暮遇之者耶。祭酉中和節時華自識。

續懷帖引

黎士弘

汀為郡治在萬山東涉九龍波石魚悍狎江湖者恒
 見為恐懼失常西達章貢峰巒連複行人頂踵相接
 望若盡中故大人先生非有事於其地者皆不至而
 齒閭產者亦以汀為江黃國不隸冠帶盟也然人士
 實負氣任性為學有本願不附麗時士取名苟一言
 相當雖執鞭不惜非彈射極中即尊貴不心折夫既
 負氣任性不肯附麗取名而地又為大人先生之所
 不至即至或好士不好士即好士而又辨不辨不過

耳耳而目目之。宜乎名之不傳於世也。前庚寅之冬。元亮先生以有事於此。見汀士而好好之。難爲別也。而懷懷之而至再至三。豈真波石蕪悍峰巒連複者之足。以纏綿夢魂。抑以爲負氣任性者之察其尚足有爲耶。三家之市。指有異珍焉。問途人不信好奇者望氣而識之。好奇者甘衆所非笑而不顧。三家中人感非笑不顧之心。不難泣血自明。必求取信於好奇者之眼而後已。先生卽不言我獨不感於心乎。今攬斯篇。同時屬和者。凡三十有五。其間聞聲尚匿其采者。有人卽已。謀篇而遂。巡不達。忍以無因。附門牆者。有人。嗟夫。先生之至於斯。固所謂好士而辨辨之。而非徒耳耳目目於儔人者。卽附麗以成名。豈遂出江黃下而尚有匿采不章與夫。遂巡而不敢竟達者。真足以明汀士之負氣任性。猶進退於古人。當益動先生之懷想不置矣。

清潭倡和詩題辭

黎士弘

有自潭來者云城中百姓才餘一二百盡日經里巷
 中落落如行山野第宅萬間率門戶洞開饑鼠饑烏
 白晝躡踞几案上此一二百人其所死亡者非父兄
 則其子弟指溝中白骨歷歷數其生前姓字告人然
 氣息僅相屬言雖悲不能下一淚又云當城危急嘗
 有人士素慷慨率妻子閉戶一慟而卒隣舍兒竊煮
 敵之見腸中累累背紙絮隣舍兒亦廢箸自絕嗟夫
 千古不常聞之談數代不經見之事清潭城上之詩

可以無作。即作之而安。能讀之至再至三也。昔人有
欲遊洞山者。老僧止之曰。此山泉石幽仄。法象森嚴。
甚駭觀聽。恐損子壯心。樂園先生七載闔疆。而邵而
汀。而延。人所不堪者。莫不俾之來。此一片殘城。復何
所事。弘去先生七百里。誠不知近日白髮之生者。幾
莖。傷心之淚。幾下。滄桑過眼。十倍觀遊。此生視聽真
可。以。數。駭。此。生。壯。心。能。經。其。數。損。哉。先生之詩。涼壯
固。其。性。成。而。益。以。時。事。憂。來。無。方。天。下。足。以。為。歡。者。
何。限。慎。無。過。悲。悲。固。難。讀。也。聞。唐。子。叔。升。王。子。勝。
兩君。從先生來窮山中。願更無復以曼調哀吟。助其
悽慘。日落孤城之下。陰風撲面。望空而號。徒使百萬
之。饑。魂。躑。躅。退。聽。嗚。呼。何。為。其。遂。至。此。也。

賴古堂文選卷之七終

